2026年11月15日 星期日 老年日报

执行主编:张天龙 责任编辑:郑璐 电话:(0451)84612073 E-mail:zhenglu59@163.com

象牙是古蜀人治水的神器



上图:三星堆3号坑出土的大量象牙

下图: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



在三星堆、金沙遗址中,都出土有大量象牙,早期三星堆祭祀坑中,就发现了400根以上的象牙。光是在三星堆7号坑里面,就有专门的一层象牙,其中完整的象牙有225根。(《四川文物》2025年1期)三星堆的5号、6号两坑完全没有整根象牙,2号、3号两坑在器物层上放置70~100根象牙,而7号、8号两坑各自密集堆放200~300根象牙(《考古》2026年3期)。而在更晚期的金沙遗址中,则出土了上千根象牙。

三星堆大立人可能举过象牙

三星堆的象牙,是和通天、祭神的青铜礼器一起埋藏的,说明是特别贵重的礼器。三星堆人也把象牙当随葬品,比如三星堆仁圣村的四座墓中,都把象牙作为随葬品(《考古》2004年10期)。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玉璋,上面就刻画着一个跪着的人扛着一根象牙,正在举行某种仪式。

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,两个手是中空的,以前一定拿着什么东西,最有可能的还是象牙。山东大学杜勇教授推测有一种可能,就是青铜大立人中空的双手,就是为了放入各种不同的东西进去。根据不同的祭祀活动,可以放入黄金权杖、象牙、青铜神鸟之类的。那么,大立人可能也举过象牙。

如果是这样,那就有点像南宋的宫殿,根据不同礼仪活动,改换衙门标识。因为南宋宫殿狭小局促,只设一间正衙。各种礼仪活动,原本需要在不同殿衙举行的。于是就根据不同的礼仪活动,不断更换殿门的牌子,一会儿换成"文德殿",一会儿换成"紫宸殿"。

《周礼·秋官司寇·壶涿氏》记载,可以用榆钱树的木头,把两段象牙给组合成交叉十字形,然后沉入水里面,就能杀死水中的邪神。然后深渊和洪水之类就消失了,反而变成隆起的山地。随着蜀人和周人的接触、交流,把这种知识传到周人那里去,后来被中原人的书给记录下来了。

古蜀人是从岷山地区迁徙到成都平原的,岷山位于断裂带上,自古以来地震活跃,岷江上游堰塞湖或暴雨导致的洪峰,往往毫无预兆地冲击成都平原。《后汉书·任文公传》就记载,西汉晚期的蜀地,长期干旱和烈日当空,但是随着暴雨降临,"湔水涌起十余丈,突坏庐舍,所害数千人"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三十二记载汉成帝时,"蜀郡岷山崩,壅江;江水逆流,三日乃通"。《晋书·李寿载记》记载成汉时期"时岷山崩,江水竭"。

1933年8月25日,茂县叠溪大地震,叠溪古城全部陷入岷江之中。地震又带来堰塞湖和巨量洪水,冲击成都平原。当时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给南京政府报告说,灌县(都江堰)遭到洪水冲击,导致"尽成泽国,迄凌晨水退,堪得人民淹毙者数千人,逃出者五六千人"。

在古蜀人看来,岷山和岷江简直就是不可控制的魔兽,历史上一直不断咆哮,用破坏性很大的洪水威胁着古蜀人。后来的战国、秦汉时代,秦国太守李冰在蜀地治水,西汉蜀守文翁也治理湔江。从三星堆以来,治理洪水一直是蜀地要面对的重要问题。

在成都城南基建工地施工时,曾出土过一根长2.1米的巨大象牙,考古人员推测,可能是商周时期的一场洪水将这根象牙从金沙冲到这里(黄剑华《金沙遗址出土象牙的由来》)。进一步推测,可能是古蜀人在面对洪水时,举行巫术活动,将象牙投水,用于消除洪水。

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,就出现了很多防范洪水的古城。这些古城的城墙面不是军事防守需要的垂直面,而是有大坡的梯形。这种大坡的墙,很容易走上去,防不了敌人。说明修建这些城,不是为了战争防御,而是防洪水。

古蜀各王朝致力于治水

古蜀历史上不同的王朝,都在致力于治水。治水失败的王朝,可能会丧失统治权,而治水成功的部族,则有资格建立起新的王朝。据说,擅长治水的鳖灵部落来到蜀地。当时杜宇正在担任蜀王,让鳖灵部族首领担任古蜀国的二把手。不久,岷江河谷就发生了剧烈的地质灾害,并伴随巨大洪水。蜀王杜宇,治水失败了。

这时,作为古蜀国二把手的鳖灵部族首领率领部族在玉垒山疏通出水道,将洪水进行分流,才基本控制住灾害(《太平御览》卷八百八十八引《蜀王本纪》)。鳖灵部族治水的成功,表明其有控制水神的巨大能力,因此蜀地各部族都拥戴鳖灵部族成为新的盟主。

治水失败的杜宇部族首领,从蜀王的盟主位上退下,即所谓乃"委国授之而去,如尧之禅舜",留下了"望帝啼鹃"的伤感典故。鳖灵部族通过治理洪水成功上台,建立了开明王朝。开明王朝早期王族墓葬群,就是成都发现的商业街船棺,用巨大楠木做成船的形状。鳖灵王族成员在死后,他们的灵魂都要乘船驾驭洪水、战胜洪水。

秦国统治巴蜀时期,治水仍然是重要的问题。在蜀人的记忆中,李冰治水,其实也是与水神的战斗,李冰甚至亲自跳入水中,拿着刀与水神战斗。这个水神,也就是恶龙,李冰在水中杀死了恶龙,也就平息了蜀地的水患(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)。

到了西汉,蜀守文翁治理水患,在蜀人的记忆中,同样是拔剑杀死了作恶的水神。中原人记忆中的文翁形象,是教蜀人学中原文化、读书求学、模仿齐鲁之邦的角色。但是在蜀人的集体记忆中,文翁却像个巴蜀巫师一样,还要和水里的鬼神战斗。

所以在整个古代巴蜀的历史记忆中,治理洪水,就是一场又一场与水神、水怪的战斗。伴随着岷山地区的地震、山崩以及引发的洪水,他们将榆钱木贯穿十字形的象牙沉入水中,作为辅助治水的宗教、巫术手段,去杀死水中的邪神。

而山崩又伴随着堰塞湖的突然消失,这正符合"渊为陵"的现象。这种用象牙治水的巫术知识,以及伴随着山崩的信息,通过宝鸡等地的周人贵族以及和蜀人交流的使者,一直传播到周王和史官那里,最后成为中原人的记忆(李旻《山川之间的三星堆》,《读书》2023年3期)。

象牙可能来自四川本地

三星堆、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,见证了古蜀人对山崩、水灾之神的恐惧。象牙既是珍贵的礼器,也是具有宗教和巫术力量的法器,是反击自然灾害之神的超级武器。在古蜀人各种青铜神灵、祖先神的帮助下,共同守护世界的安全与稳定。

这些象牙又是从哪来的呢?当时的成都平原,比商朝安阳更加温暖湿润,这种气候环境其实是有利于野生大象繁衍生息的。这种亚热带为主、局部偏暖的温暖湿润环境,应该有大量野生大象。《山海经》中也说古蜀的岷山,有很多野生的犀牛、大象。很多古代文献都提到了当时成都平原盛产犀牛、大象。

看来,《山海经》中说古蜀多犀牛、大象,是有依据的。犀牛、大象这两种热带动物,在古蜀人看来,都可以帮助治水。象牙可以杀死水怪,石头犀牛则可以镇住水精。

在成都的金沙遗址中还出土了大象的顶骨、臼齿、门齿,这就表明当时古蜀国的中心区域生活着大象。因为如果只是从其他地区买来象牙,那大象的其它骨头、牙齿就不会出现在蜀地。

三星堆古城中的贵族们派出一些武士到周边去打猎,捕捉成都平原野生的大象。此外,三星堆的宫殿和神庙门口应该也训练有大象,就像明清时期的石狮子一样。或者也像商朝人征伐东夷一样,练出了战象部队。(孙华《三星堆国家的结构和特征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23年1期)

当然,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,即古蜀国那些巨量的象牙其中一部分来自四川本地,是野生或人工驯养的大象。其中还有一部分则是通过商业贸易或者朝贡等方式,从云南甚至更遥远的东南亚购买或进献而来。比如在东汉时,滇西的永昌"僬侥种夷陆类"等部落就曾"献象牙"(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《东观汉记·安帝纪》)。既然可以献给汉,当然也可以献给蜀王。

随着西周以后的气候变化,中原和巴蜀的气候环境都变得比商代时期更加干冷。特别是在距今3000年前的时候,成都平原突然来了个大降温(付顺《成都金沙遗址区古环境初步研究》)。另一方面,成都平原人口增多,"人地矛盾"加剧(周志清《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出土象牙研究》,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18年7期)。这些变化也导致野生大象的减少,大象群进一步向更温暖、人类活动更少的南方迁徙,退出了成都平原。从金沙遗址来看,蜀人后来的祭祀,各类象牙的替代品越来越多。

象牙的替代品,就是鹿角、野猪獠牙。在金沙遗址中,就发现了几千枚野猪獠牙、2000多件鹿角。这些更容易获取的牙、角,都成了象牙的廉价平替。

当然,巴蜀的气温和环境,后来又得到恢复。从岳麓书院秦简的记载也能看出来,巴蜀地区到秦朝还是有野生犀牛的。秦简的法律中说,谁敢盗取巴蜀的犀牛,就会被判处脸上刺字后的劳役徒刑(陈松长主编《岳麓书院藏秦简》第七册)。说明了当时巴蜀地区还是比现在更温暖,有野生的犀牛。但是野生犀牛已经很少,因此需要立法规定,除了皇家以外,谁都不许抓。从这里推测,巴蜀地区大象的情况应该差不多,当时已经非常稀少了。

李竞恒 来源:《文史天地》

旧闻秘史

王墉:文武双全的优秀指挥员

王墉(1915-1948),河北省乐亭县人。3岁时随叔父闯关东,来到黑龙江省拜泉县。1931年于哈尔滨市三中初中毕业后,考入扶轮高中。九一八事变后,他投奔了马占山的抗日队伍。马占山失败后,他回到拜泉县。16岁流亡关内,在天津当过报童,在济南做过校对,在北平参加过东北青年救亡会,并到东北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。

1936年3月31日,北平学联发动了"三三一"抬棺游行,王墉抬起被日伪折磨而死的中学生郭清的棺木,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。4月,王墉加入中国共产党。5月21日夜,被北平警察局逮捕,关押在草岚子监狱。1936年11月,王墉经党组织营救出狱。

1937年1月,王墉带领13名勇士,参加了东北军53军万福麟的部队。由于53军缺乏战斗力,他离开东北军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,王墉在山西子洪口找到了薄一波,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、青年抗敌决死队,转战于晋东南一带,从此真正走上了抗日救国之路。在太岳根据地,王墉担任过沁源县公安局局长、沁县游击队大队长、游击十五支队队长、营长、纵队司令部侦察科长。

1940年10月,王墉任山西新军二一二旅五十五团团长。1945年,太岳第五军分区建立,王墉为副司令员。1947年8月,太岳第三分区的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八纵队二十四旅,王墉任旅长,参加了三打运城战役。

1948年3月,王墉率部参加解放临汾战役,攻占了尧庙飞机场。3月21日,他冒着敌人的火力,在前沿兴隆殿战场观察地形时,不幸被流弹击中头部,牺牲在临汾城下。

来源: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